

秋水一曲望故园

——缅怀柴之棣学长

○张曼菱



柴之棣学长

编者按：7月8日，清华校友总会收到张曼菱女士转来柴之棣学长夫人刘萍女士来电，电文中说，西南联大1944级机械系校友、西南联大台湾校友会原会长柴之棣学长于2014年6月24日上午在台北逝世，享年93岁（出生于1922年农历3月28日）。

得知柴之棣学长逝世消息，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、北京大学校友会、清华校友总会在第一时间向柴之棣学长家属发出唁电，表达对柴之棣老学长的悼念之情。

现刊登张曼菱女士撰文，以飨校友读者。

马年小暑刚过，晚饭后打开电脑，忽然跳出一封信，竟然是报告柴之棣学长的讣告。

一时，与他在台北相逢的那些时刻，音容笑貌都到眼前。

2009年秋，台北一品楼。

走进门厅便感到守卫严谨，气宇非凡。这里住着许多著名的国民党高层人物。柴之棣学长告诉我，为大陆人熟知的连战，就住在他的楼上。

在柴之棣先生家典雅的客厅里，由柴夫人来安排了早茶。

柴之棣学长当年也参加了湘黔滇步行团，他写了一段纪念文字。在一品楼时，他将一份打印好的叙述郑重交给了我：

西南联大迁校的情景

1937年，占领了东北三省的日本侵略军继续向卢沟桥发动进攻，很快占领了北平。即日在北平北大文学院地下室进行搜索，发现地下室藏有抗日文件，当时逮捕了在校两位教授、五位同学强制拷打，灌水惨不忍睹，北大文学院已经变成恐怖地牢。

1937年秋天，清华、北大、南开三校学生不愿在日军占领下读书，决定迁校长沙，成立长沙临时大学。

日军不停地侵略我国各地，很快长沙临时大学也不是安全地区。刚走出战火的同学商量继续读书还是从军呢？经讨论

后大家认为，读书一样是报国。全体师生决定分三路迁校昆明。

记得迁校长沙时，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将军赠送每位整套行装：草绿色军服外套，黑色棉大衣，水壶等用具。同学们不习惯穿草鞋，脚上都起了泡。往昆明有三条路线：一条是从铁路，由广州、香港过安南进入云南；第二条是从湘贵公路经过云岭、柳州进入昆明；第三条从湘黔滇公路徒步进入昆明。步行团共350人后来变成250人，行程一共3500华里，历时68天，辗转到达昆明。步行团团由东北军黄师岳中将担任，他是五四运动的健将。

步行的同学一路遭遇狂风、暴雨、大雪。常借农家茅舍躲避，时常与猪牛同屋，也曾宿荒村野店和破庙，雨雪交加时同学们以稻草为铺、油布遮雨，尝尽艰辛。也曾遇匪，经过黄师长明智的处理而化解……

柴先生谈笑风生，善于用幽默的语言来应付一些无法定格的事情，使人感到他的举重若轻、游刃有余的能力。

中午，我们去一家著名酒店举行接风宴。柴先生精力充沛，席间讲起若干西南联大的趣事。

西南联大学子参军，一部分直接参加战斗，大多数则是从事军工技术方面和翻译的工作。柴先生先是做翻译，后来在一家军工厂从事技术工作。

柴学长回忆说：“做翻译官前是有训练的，在西南联大就参加了一个培训。有一天，有人告诉我说，校长找你。我去了，见到校长说：校长好。校长说，你来了。校长室里坐了一个中将，是刘将军。校长向刘将军介绍说，这是我西南联大最

好的学生……”

校长的介绍非常得体，不是单方面技能的长处，而是总体“最好的学生”。估计这也正是那位刘将军的要求。“当时要求马上就走，马上坐着吉普车就这样跟他走了。看到吉普车前面的位置，我就坐到前面。吉普车前面是部长坐的，我该坐到后面去的，我又不知道。刘将军说你坐到后面去，这个位置不是你坐的。”柴之棣学长笑着补充说。

“那时候我不到25岁，干了不到一年就回来了。回来后一个礼拜，校长又介绍我到贵阳一家为军队服务的工厂去工作。那个工厂的厂长就是梅校长的好朋友，我猜一定是他向联大工学院要人，梅校长把我介绍过去了。那时从昆明到贵阳好难啊，交通非常不好。”柴学长感慨地说。

因为所做工作的重要性，柴之棣学长很快地被提升了。

“后方有汽车兵，汽车都要经过我这个厂维修。厂长是一个德国留学生，他不是军人。我去一报到，给了少校军衔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一颗星星。三个月后，那个厂长把我升了中校，戴两颗星了。再过了三个月，又加了一颗星，是上校。这在当时起码是60岁以上的人才可以获得的军衔。”

厂长把柴之棣升到上校，军队却不接受。宪兵把他抓了去，说他是“冒牌”，说少校要60岁以上的人才可能。他就给他们军官证看，那个宪兵也因此认识柴之棣了。这是1943年发生的事情了。

柴之棣学长两次从军，都由梅校长亲自介绍，说明他在学校有突出之处。

“过了不到两年，我回南京工作去

□ 怀念师友

了。到南京总司令部报到后，他们说，你这个同志年纪轻轻的就上校了，这个东西不好的。你怎么做得下去？”柴之棣后来自己把这个军衔放弃了，算是一个喜剧式的插曲。

他是幸运的，快乐幽默的。我在一些资料中看到，有的联大学生到了军队，以能力和民主、平等的观念相抗争，受到军阀作风的粗暴虐待。

“办公室里年纪比我大的，都尚未到上校，我26岁的人怎么做得下去？没有办法做下去了，我把这个校章拿掉，毕竟我不是军人，他们是军人系统的，那我在这里不能待久的。我待了不到两个月就结婚了，接着就到台湾来了。”

柴之棣于战争环境中能够以一种愉快和幽默的态度来处理窘境。他举办了一个带有联大人浪漫色彩的战时婚礼，他是在贵阳结婚的。

虽然晋升很快，但还是没有钱，两个聪明的年轻人便想了一个点子：结婚要散发请柬，他们都写好了，也散发出去了。可就是请柬上没有写婚礼举行的地点，假装是疏忽了。每一位收到请柬的客人都会以为，就是自己的这一张贴子写漏了。

其实根本就没有准备婚礼和婚礼的地点，两人却跑到一家舞厅里去，跳了一夜，就算是结婚了。战争，并没有消磨掉他们的青春、爱情与浪漫。

采访那天柴夫人刘萍

女士也在一旁。她穿着丝绸短袖衫，化了艳装，共叙当年年青的一对人为自己的独特婚礼翩翩起舞的得意。

柴老送给我们每人一份礼品，是他的企业打造的一套钢质的餐具，因为台湾正在推行自带餐具；还有一枚领带夹，图案是一座红色的大桥。柴老告诉我们，是他设计的官度大桥。

到淡水去拍摄的时候，我特地让摄像将这座美丽的大桥拍了许多角度。柴老又安排了中钢和中船的企业领导接待我们。因为这两处也是他参与设计的。

他到台湾是1948年。

精湛的工科素养，战争的实践磨炼，明智的取舍进退，乐观幽默，也许正是柴之棣能够健步走到成功立业的原因之一。柴之棣从军队急流勇退，依然从事他的工科本行，成为设计师型的企业家，社会活动家。

他继孔令晟学长之后，担任西南联大台湾校友会会长。



在台北宁福楼与联大校友们合影。前排右3为作者，右4为柴之棣学长，右5、6为孔令晟学长夫妇

到新竹，我在清华大学校园的草坪上，看见柴之棣捐赠的一架时钟。在清华校园的学生餐厅里，我拍摄了联大在台校友会捐赠的“联大校歌碑”。台湾的很多人都向我表示过，联大在台校友会的继续，全赖柴先生的鼎力支撑。

一周后，在台北宁福楼，柴会长安排我们与联大校友聚会。他还把我们送给他的一盒昆明月饼带来了。他说，儿子从美国回来了，一见这月饼，要吃，他不让。因为他要留给校友们吃，大家对昆明是有感情的。月饼请酒店服务员分切后，送到各桌前，让大家品尝。席间大家说起吃，南屏街是当年昆明最繁华的街。

柴之棣学长风趣地回忆：“我在联大念书的时候，经过那个南屏街啊，南屏街很热闹的。这里有一家过桥米线的，里面吃得稀里呼噜的，哎呀我们在外面看，没有钱，没办法进去。只能外面闻闻味道，这味道好得很。所以后来我到台湾，就拼命吃过桥米线。”

这次采访几日后，我们再次联系柴之棣先生，不料他与美国来的考察团到台中去了。

这次到台湾访问有一个感受，就是这边的老年人颇具活力。八、九十岁的人，自己一个人独立活动、外出，家人也不会紧张。我们约见的老校友皆是自来自去，不需家人陪同。

返程期限已近，忽然柴先生回来了，要与我们送行。

离开前夜，我们前往台北一家著名的铁板烧酒店赴约。

那天晚上充满惜别之情，新竹清华校友会理事长许明德先生也应邀来了。大家

聚在一个雅座里，柴老拿出一个精致的皮革酒瓶袋。一看就知道是百年名酒，非常珍贵。柴老说，这是夫人让带来的，她说：“曼菱爱喝这个。”

这种陈年佳酿的感觉，其实就是学长们对大陆故土和往昔生活的思念与祝福，也是他们人品与信念的芳香。

酒过三巡，柴学长说：“你会唱《秋水伊人》吗？”

我轻声地唱了一段：“望断云山，不见妈妈的慈颜。漏尽更残，难耐锦衾寒。往日的欢乐，只映出今日的孤单。梦魂无所依，空有泪阑干。几时归来呀？妈妈呀，几时你才能回到故乡的家园？”

柴学长凝神半晌，说：“当年我离开大陆时，我表妹就是唱着这支歌送我的。”

《秋水伊人》是20世纪30年代一部国产电影《古塔奇案》的插曲，当年非常轰动，歌曲传遍大江南北。

他回神过来，对我说：“你唱得很好。就像原唱。你听过百代公司的原唱吗？”

我小的时候，父亲就告诉我，这是他所喜爱的一支歌。

而那天晚上，随着夜色，余音低迷回旋，一时我觉得父亲也回来了。那个时代，父亲和柴学长他们在昆明城或许有过青春的邂逅。

回到大陆后，我收到了一份《北京大学台湾校友总会会刊》创刊号。画刊中有一个版面是《接待张曼菱女士来台采访西南联大校友》。在宁福楼聚会的十多幅照片都纳入了。

回望台湾，云海茫茫。虽说两岸往来

□ 怀念师友

今非昔比，但是登岛采访难以再次实现。

再去时，不知道又有多少学长渺茫。所以走的时候，彼此就怀了一种今世不再的心情。

去年，我给他寄出了在三联书店出版的《西南联大行思录》，将他与在台的九位西南联大学长谈话内容收录其中。希望他们看到后能够感到宽慰。

那支歌曲《秋水伊人》，好像又飘浮在海峡上空，让我怀念那边一往情深的老学长们。

期盼与离散，成为了那一代赴台学人的生命基调。然而他们的心并没有漂移，它永远坚定地向着母土，向着故乡。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后的游子。

2014年7月11日

怀念李明，我的革命领路人

○周锦荪（1945物理）

李明，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，曾任武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，2013年12月15日在武汉逝世，享年97岁。

我同李明相处的时间不算长，从1942年秋到1945年秋，不过三个年头，但这正是西南联大学生运动从沉寂到复苏的三年，是我的思想彻底转变的三年，是决定我人生道路的三年。在其中，李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

我是1940年从重庆南开中学毕业而考

入西南联大的。而这一年，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，抗战初期投入救亡运动的天津南开中学（我们称之为老南开）的同学开始来联大复学，其中有因被捕而脱党的老党员张信达和曾到延安学习回来的涂光炽、许寿谔。我出于年轻而好奇，主动去接近他们，同他们一道参加读书会 and 以后的秘密读书小组，开始接触党的理论和党史学习，讨论抗战形势。两年后，我决心从工学院转学到物理系，来到位于昆明大西门外的联大新校舍，住进老南开比较集中的26栋宿舍。而李明也刚好由河南抗日前线回到联大复学，我们就住到了一起。

他给我的第一印象，是一位身材比较高的美男子，两眼炯炯有神，谈笑风生。我们又刚好同修历史系教授孙毓棠的“中国通史”，每周两次四节课，都在上午。听完课回宿舍后，昆明秋冬的阳光正好，我们便在宿舍门口坐着谈天，除了议论孙先生的讲课外，就是听他讲在河南前线的见闻，令我深感兴趣。这就是我们友



1943年秋摄于昆明西山。左起：李明、李廉、李晓、李璞